

葛里古力斯著

黏土与瓷器



葛里古力斯著

黏土与瓷器

烏藍汗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黏土与瓷器

葛里古力斯著

烏藍汗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36) 字數：56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3 $\frac{3}{8}$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定價(6) 0.32元

АРВИД ГРИГУЛИО
ГЛИНА И ФАРФОР

據 В. АРДАМАТСКИЙ 俄文譯本(“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48) 轉譯。

內容說明

在這個劇本裏，劇作家以充沛的熱情表現了蘇聯拉脫維亞一個“粘土与瓷器”工廠中領導者、工程師、青年女畫家和共青團員們，他們爲了生產全國人民所喜愛的優良瓷器而向一切困難進行英勇鬥爭，甚至原來保守的落後的老工人，也在集體勞動精神的感召下，終於醒悟過來，變成爲堅決保衛新生活的戰士。

“粘土，它是多麼容易粉碎成砂！可是我們能用它燒成透明的、結實而鏗鏘作響的瓷器。”劇本就是以這樣的思想歌頌了蘇維埃人在社會主義生活中新的性格和意識的生長。這個劇本曾榮獲斯大林獎金。

登場人物

貝涅吉克塔·克露絲(貝涅吉克塔)(女)——化學工程師，“粘土與瓷器”工廠廠長，三十五歲。

尼克拉夫·斯庫利太(斯庫利太)——化學工程師，本廠的工藝技師長，四十歲。

阿太斯·艾戈萊(艾戈萊)——機械作業場主任，鰥夫，四十歲。

達維德·高維馬里葉(高維馬里葉)——黨委，五十歲。

麻太斯·阿特瓦沙(阿特瓦沙)——配製釉藥的師傅，八十四歲。

凱娃·阿特瓦沙(凱娃)——他的孫女，陶器畫家，二十三歲。

柯拉夫·巴采(巴采)——燒瓷師傅，六十五歲。

卡斯貝·維尼斯(維尼斯)——火伕，六十五歲。

楊·考爾寧(考爾寧)——燒窯爐師傅，三十歲。

殷德里基斯·西保(西保)——粘土加工作業場主任，三十歲。

米古斯·史庫德拉(史庫德拉)——粘土池工作隊長，四十八歲。

安娜·羅捷(安娜)(女)——化驗員，十八歲。

依果爾·石巴勤(石巴勤)——蘇軍上尉，四十歲。

林納爾德·金高(金高)——畫家，四十歲。

貝涅吉克塔·克露絲的母親，五十五歲。

七個共青团員

中士

拉黑莫·阿吉茲別柯夫(阿吉茲別柯夫)——戰士，烏茲別克人。

老戰士

戰士丙

莊園的主人

他的妻子

老头子

兩個少女

青年人

粘土場的工友們

時 間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

地 點

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一幕

舞台的大半面是廠長貝涅吉克塔·克露絲家中的會客室。左邊是她的辦公室，同時也像一間小的化學實驗室。

高大的窗外——夜、雨。貝涅吉克塔佇立在窗前。她突然轉過身來，橫蹶室內，讀信。窗外傳來遙遠的雷聲。她在困惑中重又走近窗前，呆呆地望着雨夜的黑暗。閃電。貝涅吉克塔離開了窗戶。

貝涅吉克塔（在屋子當中停下，自言自語，富有女性的情調）爲什麼要發生這種事情……（走向窗戶。）

艾戈萊出現在門口，他是一個善良的白髮的魁武漢子。他望着貝涅吉克塔的背影停了一會兒，然後輕輕關上門，走到她跟前。

艾戈萊（低聲）雷雨就要來了……

貝涅吉克塔（驚駭地轉過身來，瞬間莫名其妙地盯着艾戈萊，淒涼地微微一笑）哦，原來是您哪？（繼續向窗外望。）

艾戈萊 我說……大概雷雨就要來了。

貝涅吉克塔（無所謂地）大概是吧……這夜真令人難受！

艾戈萊 在這樣的夜裏，孤獨的痛苦更是不好受。

貝涅吉克塔 (急驟轉过头來，打量了艾戈萊一眼，和他的直而明亮的視線相遇)我瞭解您的意思……(重又轉身向窗外。)

艾戈萊 (略頓之後)貝涅吉克塔……我……我可以這樣稱呼您嗎？

貝涅吉克塔 (不回頭)當然。我們是好朋友嘛，尼克拉夫。

艾戈萊悸動了一下。

而且——我們還在一起做着一件共同的、艱鉅的事業。

艾戈萊 貝涅吉克塔……我叫阿太斯。我想告訴您……我……

貝涅吉克塔 (並沒轉身，用手勢止住他的話。略頓之後)我曉得……一個女人不用話就能体会到這一層……但是當別人……不再愛她的時候，她的感覺就更加敏銳……

艾戈萊 貝涅吉克塔……

貝涅吉克塔 您最好是一句話也不要說了……阿太斯！請您做爲我的一位好朋友，不要再說下去了。

貝涅吉克塔的母親上。

母 他來啦！

貝涅吉克塔匆匆走出屋子。

艾戈萊 是斯庫利太嗎？

母 不是……從粘土場那兒來的人。(走近艾戈萊，把煙捲盒擱

到他跟前)請抽煙吧!

艾戈萊 (拿起煙捲)謝謝。(緊一陣慢一陣地吸着煙。)

母親關心地把手搭在他的肩頭上。

(艾戈萊抬起頭，摸撫着她的手)沒什麼……沒什麼……一切都會很好的。

母 不。不好……如果他还留在工廠裏的話，我，作母親的，是不會放心的……我什麼都看得見……我什麼都明白……克露絲已經快瘋啦!她一個人頂四個人工作，整夜不睡……總是在盤算這件事……可她是工廠的廠長啊!

艾戈萊 工廠裏也需要斯庫利太。

母 那麼，克露絲就得離開工廠。

艾戈萊 (驚惶地)不，不……

母 但是這樣繼續下去是不可能的。

貝涅吉克塔上。

貝涅吉克塔 媽，讓這個人先在廚房裏坐一會兒。馬上就有人到我這兒來開會。拿幾個煙灰碟兒來吧!

母親嘆息，下。

貝涅吉克塔 (走向艾戈萊，臉上帶着一種要和他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表情，但是看了他一眼，停住了)阿太斯，請您原諒，我在这种雨天把您請來……但是有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

一會兒他們也會來的……

艾戈萊望着她，不語。高維馬里葉上。他和艾戈萊默默打招呼，和貝涅吉克塔走到一旁去。

高維馬里葉 怎麼樣？証實了嗎？

貝涅吉克塔 他現在在廚房裏呆着。等一會兒，我們把他叫過來聽一聽。

高維馬里葉 嗯。舊東西打在咱們的脊背上……

貝涅吉克塔 ……那是我們親自把脊背給送上去的。

高維馬里葉 通知斯庫利太了嗎？

貝涅吉克塔 (一驚)沒有。我沒能找到他。

高維馬里葉 也許他在……

貝涅吉克塔 (挑戰似的岔斷)也許。

兩人對視。電話鈴响。貝涅吉克塔走向辦公室。高維馬里葉坐到艾戈萊一旁的軟椅上。

高維馬里葉 (嘆口氣)唉，這些事情……

艾戈萊 斯庫利太不來嗎？

高維馬里葉 (莫名其妙地望着艾戈萊)沒有找到他……

艾戈萊 (冷笑了一下)當然，也沒有找到那個姑娘囉？

高維馬里葉 誰？

艾戈萊 誰？凱娃。

高維馬里葉 啊—啊?!

艾戈萊 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做些什麼？……離開這樣一位女人！……

高維馬里葉（略頓之後）你也知道，他們本來打算去年夏天就結婚……因為工作忙……所以就一直往後拖。

艾戈萊 沒有的事。只有教徒們才認為愛情會妨礙工作。

當一個人有了愛情的時候，他的靈魂就會開花，那時他能……（中斷了，略頓之後）他根本就沒有愛過她！

高維馬里葉 可能，這事沒成，也不錯。不過斯庫利太確實是個好傢伙。真正的戰士。可是她會難過的。很難過。也真不湊巧，偏趕上在一件不幸的事情壓在我們頭上的時候，發生這件事……

艾戈萊 什麼不幸的事。

維尼斯、考爾寧、西保、巴采四人上。高維馬里葉站起來上前迎他們。他們與艾戈萊打招呼，分別坐下。心緒繁重的貝涅吉克塔匆匆點點頭，走過屋子。

貝涅吉克塔 同志們，我馬上就來。（走進另一間屋裏去。）

維尼斯 好舒服的軟椅呀，嘿！躺在這裏就像娃娃躺在搖籃裏似的。

考爾寧 淘氣吧。你也許正好是坐在普菲菲爾老爺愛坐的那個軟椅上了吧？！

巴采 我給這個東家幹了三十五年，只過了一天好日子。

維尼斯 是不是過復活節的時候，他請你參加酒宴？

巴采 在廚房裏……（詼諧地做着樣子）他親自出來啦，肚子都快從坎肩底下掉下來啦……“嚇，”他說：“老兄，我多高興看到您呀！”他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這個年頭真不容易呀！誰也不願意瞭解我欠了多少債，我在絞上吊着呢！可是那個該死傢伙，那個狗崽子維尼斯呀……”

維尼斯 喂……喂……

巴采 這是東家說的，不是我說的啊！（笑。）

東家還罵了一大套……“那個維尼斯還在組織罷工。他想要我的命怎麼的？”

維尼斯 那还用說？當然囉！

巴采 東家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還有那個死心眼兒的警扭老鬼阿特瓦沙，他那個秘訣也把我折騰苦啦……”

艾戈萊 這個阿特瓦沙從前是咱們東家心裏一塊病，現在又轉到咱們身上來了。可是咱們對待他，就像侍候一個愛耍脾氣的新娘子似的。

巴采 （狡黠地瞥視艾戈萊）對呀……東家對我就是這麼說的：“巴采，我什麼也不吝惜，你去從阿特瓦沙手裏把秘訣搶來。”他還說：“這事是你和他倆一起開始研究的，可是讓他獨吞了……你把他灌醉了……或者你要個美人

計，騙騙他？他不是看上你的老婆了嗎？”他還說：“老天爺作証，我一定賞你現款一百元！”“普菲菲爾老爺，你把一個人的良心估計得太便宜啦，”——我說完了，轉身就走了。我就是這樣到東家老爺的濶房子裏來過一趟。

艾戈萊 但是我早晚得招住這個阿特瓦沙的脖子，把他……

高維馬里葉（在這以前，他一直是陷在陰鬱地沉思之中）呸——呸——招住……招住幹什麼哪？

艾戈萊（有點難為情）就是吓唬他一下……讓他知道知道蘇維埃政權不是好玩的……

高維馬里葉 蘇維埃政權不是好玩的。這是事實。但是它也不幹橫暴的勾當。蘇維埃政權，艾戈萊，這不是誰的權力壓在人民的頭上。這是人民自己的權力。至於秘訣，我們自己也能研究出來！

艾戈萊 可是，黨委同志，這也太不像話啦！他把持着自己的秘訣不鬆手，還不是佔着茅房不拉屎。如果他不是自己一個人幹；而是和這些師傅們一起幹，那麼工廠馬上就能向前大邁一步。他已經老了。死了的話，就把他的秘訣帶進棺材裏去了。

高維馬里葉（諧和地）他打算活二百歲。

艾戈萊 (不滿地)難道說……

維尼斯 這成什麼話! 廠長把咱們找來, 自己倒走啦?……

高維馬里葉 她馬上就會來的。

考爾寧 是請咱們吃晚飯, 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高維馬里葉 (略頓之後, 很鄭重地)發生了……

衆人望着他。不安的貝涅吉克塔上。高維馬里葉疑問地望着她。

貝涅吉克塔 (向他點頭示意; 對衆人)对不起, 同志們……(坐到

桌旁, 打量着衆人。啞場。看樣子, 不知如何開口是好)同志們, 去年一年咱們幹得很好。今年開始也不壞。咱們的藝術瓷器在全蘇展覽會上博得好評。“暴風雨中的掃雷艇”榮獲了獎金。莫斯科各報上都提到了咱們的青年女畫家凱娃……(啞場)可是現在災難臨頭了。

大家激動地騷動起來。

所以我把你們, 工廠裏最可靠的人們請來, 商量商量, 今後怎麼辦……

維尼斯 (焦急地)廠長, 出了什麼事情啦?

貝涅吉克塔 咱們現在竟搞得沒有……

屋門大聲地打開。安娜·羅捷奔上, 手裏拿着電報。兩個少女與一個青年人悄悄地隨上。

安娜 電報! 莫斯科拍來的! 政府拍來的! (話聲中斷)哎呀, 对不起……

貝涅吉克塔含着苦笑讀電報。把電報遞給高維馬里葉。他的眼睛一掃，看完電報，還給貝涅吉克塔。

貝涅吉克塔 部長電賀咱們。向咱們工廠定製一批紀念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的重要訂貨。撥出一大批經費來，獎勵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作者。

安娜（興奮地）瞧！我就猜到這封電報是個喜訊。

貝涅吉克塔（抱住安娜的雙肩）啊，當然囉，是喜訊……

青年人（走近）廠長同志，我們現在就開團員大會了。您是否……能帶着電報去一趟呢？

貝涅吉克塔 可惜我不能去。我們……也正在開會。你們自己把這事告訴給大家吧！可是工作隊的人員撥出來了嗎？

青年人 我們在大会上選一下。現在就選。安娜，我們走吧……走吧！

安娜（和貝涅吉克塔告別）我怎麼覺得你們……（環視眾人）你們都不大高興呢？

貝涅吉克塔 不，我們都很高興啊，好孩子……好啦……我們還有事。

安娜（走向艾戈萊，把手伸給他，久久地握着）再見……您今天到我們家來玩好嗎？我的小小妹妹……想見您，請您去喝杯咖啡……

艾戈萊 (冷淡地)謝謝。不過我也有事。

安娜 外面下着雨，您回家太遠了，我們就住在這跟前。

艾戈萊 沒關係。我不是糖人。

安娜 我和妹妹，我們……(說不出來了。)

艾戈萊 (窘迫地看了貝涅吉克塔一眼，冷淡地)下次再說吧，再見。

安娜·羅捷和同她一道來的人們齊下。`靜場。

安娜 (又出現在門口)你們確是不高興！爲什麼呀？

寂靜。安娜·羅捷消逝在門後。

維尼斯 真是一隻自由自在的小鳥兒！不久以前她的快樂
還是跳跳舞，燙燙髮。可是現在——真想不到……

寂靜無聲。

巴采 廠長同志，我們听你講哪！

高維馬里葉 廠長同志，我想，用不着開場白了。就直接
談正事吧！

靜場。兩個人好像都在找必要的話。

(突然熱情地)事情是這樣的……或是我們宣告我們不能
完成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沒有能力來完成我們的職
責，或者是……

衆人 (縱身站起)什麼？怎麼回事？

維尼斯 黨委，你說的有點……

高維馬里葉（向維尼斯，剛強地）是的，情況可能使我們完成不了斯大林五年計劃分配給我們的任務。

維尼斯（從額下睨視高維馬里葉，陰鬱而又沉痛地）黨委同志，你在國內戰爭的時候打過仗，在衛國戰爭時又上過戰場，這事我知道。但是你不要忘掉，爲了爭取蘇維埃國家的自由，我也貢獻了一點東西。我的兩個孩子都留在老魯沙城外了。在那兒，在泥沼裏留下了他們的、對我來說是神聖的公墓。（靜默一會兒）你不要忘掉，這顆紅星獎章是爲了我在戰爭年代在烏拉爾煉鋼廠幹過活，才給我的……它比我的心還貴重！現在我知道的事也不次於你，什麼事我們幹得了，什麼事幹不了。（幾乎喊起來）我們什麼事都幹得了！

高維馬里葉 維尼斯，我什麼都記得，不要太着急上火。

你還有點事不知道呢……

巴采 我一點也摸不着頭腦！

貝涅吉克塔 黨委，讓我來說。

高維馬里葉 請吧！

貝涅吉克塔 我已經說過了。起初，咱們的工作很順利。咱們榮獲了高貴的獎勵，所以現在又有這種光榮的訂貨……但是黨委講得很對——咱們也許不能勝利完成這個任務。如果我們完成不了分配給咱們的這一部份